



# 康巴周末

## 康藏人文

2022年1月28日 星期五  
责任编辑:秦松 组版:张磊

故园农事

### 村寨腊月

杨全富

熬过了寒冷的冬季,一进入腊月,村寨的上空总是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青烟,阳光也显得格外的柔和,轻轻的抚摸着每一座藏房、每一寸土地。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淡淡的腊肉香味,惹得人垂涎欲滴。

腊月就这样静悄悄的来到我们身边,走进村寨中,幻化成火红的日子,一切都欣然,催开了腊梅的怒放,催绿了河边的柳条,催熟了煮熟的糌粑酒!

腊月里,村寨的上空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香味,关也关不住,那年味就在这香味里升腾,完美的诠释了丰收的喜悦和对来年的希望,整个村寨在这香味里都微醉了,不信你瞧,村头的柏树都醉得弯下了腰。

腊月里,漂泊异乡的游子们陆陆续续的回到村寨里,不管你是一身不整,还是衣锦还乡,村寨就像是一个翘首企盼的母亲,永远站在那里,让目光穿越千山万水,温柔的凝视着你,等待着你的归期。于是,浓浓的亲情、思乡情交织在一起,将年味渲染。

故乡的村寨说大也不大,说小也不小,从沟谷底,顺着山脊,散落着白色的藏房,因为有小径的连接,组合成了一个整体,就像是一个部落,依山为家,紧密的团结在一起。因为这条小径,让邻里不再有距离,不再陌生,只要谁站在楼顶大声的一吆喝,每一户人家都能知晓,于是,小径上热闹起来,一起涌向需要帮忙的人家。

腊月二十三到了,年就越发的临近,在这一天里,是“打扬尘”的日子,男人们举着青杠树枝,将房梁上一年的尘土扫下来,而妇女们则把地上的积尘扫到一起,连同家中的破衣烂衫运送到山林里倒掉,小孩们则邀约着在扬尘里仔细的寻宝,玩得不亦乐乎!这时候,每一户藏寨上空炊烟袅袅升起,微风将炊烟中的香味送到村寨中的每一个角落。孩子们不停的用鼻子嗅着,辨别着家中饭菜的类别,将身心的愉悦化作激动的话语,在村寨里传递,鼓舞了微风,打破了黄昏时分的寂静,红红的脸蛋上写满了幸福,写满了甜蜜。

除夕日,清晨,天光还没有大亮,村寨的上空已是烟雾缭绕,每一户藏房顶,祭祀的青烟袅袅升起,男人们敲足了劲儿,吹响了海螺,海螺声声,伴随着祭祀老者的雄浑有力、与天地对话的“呼罗”声,组成了除夕日一首激越的晨曲。红红的对联贴出来,夸张写意的门神贴出来,与门楣上悬挂的大红灯笼交相辉映,一片喜庆的色彩烘托出节日特有的浓浓氛围。在每一间房屋内,山水画、人物画、花鸟画贴满了墙,仿佛走进了大观园,让人眼花缭乱,目不暇接。

吃过早饭,家里的大人们便忙碌起来,再次点火上灶,预备丰盛的团年饭。而家中的小孩们也忙着剥蒜择菜、晾晒糌粑。不一会儿,浓浓的香味从厨房内溢出,想关也关不住,最后都汇集在村道上,惹得孩童们垂涎欲滴,也惹得树枝上的喜鹊展开靓丽的羽翅上下翻飞。鞭炮声中,丰盛的菜肴摆满了桌,炒、煎、炖、炸、卤样样俱全,酸、咸、甜、苦、辣五味俱全。在这时候,一年的奔波和劳累都烟消云散,所有的不快都化作一缕清风悠悠不见,所有的欢乐都聚集在此时此刻,举杯畅饮,把酒话桑麻,即是对一年的总结,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祝福。

夜幕降临,每户人家门楣上的两盏大红灯笼亮了起来,散落在山间,组成一串串高低起伏的灯光,就像是一蜿蜒的巨龙盘卧在山腰。夜晚,一家人围坐在火塘边,火塘里放着一块硕大的树根,寄语明年将是肥猪满圈的丰收日子,这一夜,因为要守岁,因此村寨里每一户人家的灯光都亮了许多许久。

腊月,是唯美的生活,是幸福的摇篮,是过去的作别,是未来的拥抱!

非遗文化

一般《格萨尔》知识的人,单从画面的色彩处理上就可以辨认出这是史诗中的何位将士。

保护。着色完毕后,为了有效保护彩绘石刻的色泽,需要在石刻画面上涂一层保护层,个别情况下可使用“矾砾水”,而多数情况下则刷一道清漆。

经过这几道工序之后,一个格萨尔彩绘石刻作品就完成了全部的创作,其表现的内质也将栩栩如生的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中,进入人们的灵魂深处。

格萨尔彩绘石刻是藏族民间美术中的一门创新艺术,它不仅是格萨尔文化的一种新的传承方式,也填补了格萨尔文化在藏族石刻中的空白。格萨尔石刻,刀法精细,取材考究,在采用凿刻、直刻、斜刻刀法的同时,注重磨刻、磨划技术效果,使石刻画构图和谐。在石刻画面上采用了彩绘工艺,这样既增加了画面视觉的艺术感和光泽度,又可以起到保护作用。

格萨尔彩绘石刻技艺的传承方式以师徒或家族传承为主,作者一般不在石刻上署名。

痕迹很明显。随着时间的推移山野的植被疯涨起来了,天然的恢复了

要遭臭万年,也很困难  
要青史留名,也很容易  
再说自然和天然,天衣无缝,本是一家

随着时间流逝,渐渐模糊和清晰  
任何逃不过时间犀利而温柔的眼睛  
痕迹,要做一个痕迹才对了,不谈生死

俄尼·牧莎斯加

一路,再一路的,划痕,深深的划痕  
雨水的划痕,雪的划痕  
在山崖上在屋外在窗子玻璃上  
轻轻的,一路,再一路,浅浅的的划痕

风平浪静了,太阳出来了  
阳光洒在山野间,窗子玻璃也平静

### 刻之艺

夏加

任何一种艺术形态,其创造力的前提和首要条件一定是基础认知和基础功力。就格萨尔彩绘石刻而言,只有在完全精通其基本的刻绘工艺流程后,才能论及创造与发展,才能真正称之为创作和作品。

格萨尔彩绘石刻的刻绘过程是极为枯燥而繁琐的。同时,刻绘艺人还需持久的耐力和细腻的心思、细致的笔触,以及相对完整的格萨尔文化知识积淀,才能在不断雕琢的基础上推陈出新,创作出令人叹为观止而不可复制的精品力作。

就《格萨尔》彩绘石刻的刻绘工艺流程而言,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步骤:

选材。格萨尔彩绘石刻对石料的选择较为挑剔,一般都选择经久坚硬的天然页岩资源。在甘孜大地上,类似色达、石渠、丹巴等地都有着丰富的天然页岩资源,这为艺人选取材料提供了强有力的自然支撑。艺人们在页岩的选择上,一般就地选材板体形状好的天然板石作刻石原材料。为确保石材的自然形状,艺人对所选的石材需进行边、面破

碎部分的处理。

构图。构图一般分两个步骤。第一步是根据板材的大小和人物构思,进行画面定位。这个步骤只需需用铁凿在板材上勾勒出画面大致轮廓;第二步则是用描笔依照已经勾勒出的画面大致轮廓,进行准确的线描。一幅作品的好坏,线描是一道至关重要的环节。所以艺人们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认真细致的雕琢铺陈。

刻石。完成构图后,艺人会采取石刻、刮刻等技术手段,依照精描的构图线进行雕刻。这道工序是整个彩绘石刻中最细致、最重要的工序。它需要艺人击凿轻重得宜,走线如行云流水,且棱角分明,人物造型准确、生动自然。

着色。先将已刻制完毕的刻石画面通刷一道白色颜料,称之为基色。待基色干定后,开始着色,该道工序有两大特点。其一遵循藏族绘画的基本规范,多使用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、绿六种色,一般不使用中间色,以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。其二是根据《格萨尔》中对画面人物、战马、武器等的具体描述进行着色。



阳光照耀奋斗路。刘晓东 摄

走进康巴

于我们的到来显得并不太在意。这种不在意,是既不欢迎也不抵触。而我们却对它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,友人不不停按下的快门声便是证据。

风从海面吹来,带着几分寒意,我查了一下海拔,3544米。

这里——太静了。  
我尝试着用一声呐喊打破了这仿若天荒地久的静谧,尽管这一声呐喊毫无文字意义,却饱含十足的情感意义,而这也是我与它们交流的唯一方式。回音响彻山谷,虚弱、空灵、绵长……

我相信,我一定不是第一个在这里放声大喊的人,一个从尘世中走出来,进入到须弥海天地的人很难控制住自己不叫上一声,这一声喊是一次天人合一。

四月的须弥海还不是草长莺飞的春季,杜鹃花含苞待放似乎不愿意将春天的秘密与早来的游人分享。也要!“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。”就连一路欢快的山泉到了这里也矜持了起来,若不细听绝听不出声音来,与它近旁静默的杜鹃花倒是般配。如果说杜鹃花是羞怯的女子,山泉便是沉默寡言的行者,牧场边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高大树木俨然是一位位清静修行者,以沧桑示人,以虔诚站立。多少年了?不知孤独为何物。我悄无声息地与他们拉开距离向须弥海移动,怕惊动了冥冥之中的青穆。

须弥海就躺在这样的群山和牧场之间,像一块通透的翡翠,通体碧绿不见一点杂色,偶有白云飞来也只是掠过。同行的伙伴们忙着用镜头记录着这里的一草一木,我独自在须弥海边踩着碎石向前走着,高原上的牧民相信须弥海是有生命的,传说只要在湖边高声喊叫即使当时晴空万里不久也会乌云聚集,好不神奇。我捡起一块石子,犹豫半晌终究是不忍投下,生怕它因而碎碎再难复原,人们对于美好的事物总是显得呵护备至、小心翼翼。

(未完待续)

### 九龙印象

黄昕

我不愿意渲染孤独,却总有事物以孤独的方式存在着,高贵地让人不敢直视。

伍须海在深山腹地,因得天独厚地理优势避开了纷纷扰扰的历史,静静地躺在群山和牧场之间,拒绝了一切人间的温度,只把温柔留给了世代牧人,孤独且超然。

“伍须”藏语意思是“向阳好玩的地方”,名字取在百年前,看来那时海边的牧人真正精准地握住了伍须海生命的脉搏。直至今日,伍须海滚烫的血液里还滴着牧歌、宽厚的背脊上还驮着牛羊。多少年来,远处的雪山和牧场一直隔湖相望,两者都安静、两者都安详。

四月的某个早晨我们一行人驱车从九龙县城向伍须海驶去,或许是时间还太早,一路上除了马达的轰鸣声——四野寂静。

通往伍须海的公路可以分为两段,第一段两边散落着具有十足民族特色的藏式建筑,被石墙和木栅栏护着,年深日久,日晒雨淋颇有难以言喻的厚重感,与这周遭山林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和谐。房背后是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,不知其源,水却极其清冽,据说一年四季从不废流,为这寂静的山林添了不少乐趣。这一段公路不甚平整,车速自然不快,这反倒给了我饱览沿途景色的机会。

不多时便进入第二段路程了,与第一段路不同的是,第二段路十分平整,但由于海拔上升的关系,车出现了轻微的高原反应,速度也慢了下来。这里和第一段路途是以一片遮天蔽日的幽暗密林作为分界线的,一进入这里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,没有了嘈杂,没有了纷扰甚至没有了心跳和呼吸,只有回回的啾啾鸟鸣还提醒着我:这里——尚在人寰。

一路攀谈的友人此刻也噤了声,只有起伏的胸口默默地对抗着高海拔的缺氧反应。我们停了车,想在这林间漫步来适应低氧的环境,柏油路

回归大地

### 痕迹

6
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 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 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 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
得荣山水

### 翁嘉岭

阿戈青麦

“多少祈祷多少祝愿,走向您啊走向您啊,翁嘉岭。”这首悠扬抒情的歌声萦绕在心间,回味无穷。假期约上好友,开启户外一日游“模式”。

六月已经是炎热的夏季。开车出县城几分钟,就开始在弯曲的山路上行驶。山路旁榆树、椿树,杨柳树郁郁葱葱,中华山藤葡萄在道路两侧的地边。行驶途中,汽车仪表盘上显示海拔的数字直线上升,从县城的2280米陡然增至2880米,车窗里时不时飘进丝丝寒气。高山松,落叶松稀疏地呈现在不远处的山场上,有微风拂过,树枝轻轻地飘落些丝絮。经过几个小村庄后,就是人迹罕至的大山。

翁嘉岭在涉藏地区颇享盛名,周边人们都特别敬奉它,认为翁嘉岭是开启一百零八座神山圣地的金钥匙,朝拜者络绎不绝。西藏,云南以及相邻地区的信众从各地不断涌向此山。

香客众多。为了不惊扰转山的路人,选择了一僻径缓缓登攀。山路崎岖,峭壁上还有几种零星的紫薇在顽强的生长,十分艰难的绽放出粉色花朵。太阳被周围的大山阻挡着没有探出头,身上却早已浸出汗水。一株核桃树下有一个歇息的平台,坐下后,从背包里取出矿泉水和饼干,补充能量。

不一会儿,体力已经恢复。脚步轻盈起来,迅速攀登到小山顶。挂在树梢上的经幡被山风吹得像发电机马达发出哒哒的响声。在山顶上极目远眺,群山环绕,峡谷幽深。这时东山顶上太阳羞涩地探出头来,它虽没有海边日出般殷红,依然把暖暖的阳光洒满山岗。映照在岩石上的反光,斜射进挂着露珠的栎树、野蔷薇丛中,植被显得色彩斑斓。聒噪的鸟儿也因阳光照射而在林间跳跃着觅食,谷底村寨零星铺展在定曲河两岸的绿色丛中,缕缕青烟飘扬,藏寨灵动起来,瞬间便沉浸在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意境中,还处在意犹未尽时,同伴中有人因恐高而呼喊我们往山下走……

山峰的另一侧,是一条通往山下的栈道。仰望翁嘉岭主峰,别样的风景尽收眼底,蔚为震撼,山峰似刀削一般,直耸云霄。一字排开的五座山峰,壁立千仞,透出冷峻,常人难以企及,是无法攀登的,匆匆拍照后只有望山兴叹了。

翁嘉岭奇特的还数溶洞。大大小小的溶洞藏在山间。路旁,就有狭窄的长洞,只能容一个人滑过身子。长洞早已被虔诚的信众用身子磨出光滑的壁面。还在惊叹信众的虔诚之心时,几只松鼠摇着长长的尾巴机灵地从面前跑过,感觉不到他对路人的惧怕。远处,一只浅灰色野母鸡咕咕叫唤,带着六只小鸡雏钻入小树林。这时,依稀能听见山腰间有唢呐声和蝉鸣声传来,常识告诉我们,山下有寺庙。

在翁嘉岭的半山处,好大一个溶洞,一座小寺庙全部建在洞中,洞与寺庙浑然天成。几十米高的溶洞顶部有数条哈达稳稳地系在崖壁上。旁边,僧人正在给游客介绍寺庙的历史典故。抬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一个硕大的藏文字母“翁”字若隐若现地刻在岩石中,边上有些哈达缠绕,陡增神奇。听了介绍方知“翁嘉”是由一百个藏文字母“翁”字天然出现在溶洞中而得名,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
寺内的僧房红色,斑驳的木材显示出悠长历史。藏经阁乖巧建在最里边,依次是大殿,客房和僧舍,寺庙虽小,应有尽有。看着身边山口诵经,一心向佛围着寺庙转经的人们,有白发苍苍,佝偻着身体的老者,也有穿着时髦,动作迅猛的年轻人,他们用力拨动转经筒,经筒发出咕咕咕声和着匆匆脚步,倒也融洽和拍。洞的另一侧,岩石油渍渍,还有很多嫩绿的苔藓,近看,有浸水时不时自洞顶滴落在石头上,形成大大小小一些水帘,水滴穿帘是这个意思了吧。

幽幽翁嘉岭。山中有树、有水、有洞、有寺,开门见山、山水出奇。临近黄昏,千年钟声响彻山谷,游客兴致盎然,伴随着山沟哗哗作响的一股清泉打道回府。

